

# 恶女复仇记

莫里斯·勒布朗/著



安徽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恶女复仇记/ (法) 勒布朗 (Leblanc, M.) 著; 杨波译. —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3. 04

(亚森·罗苹探案大全集)

ISBN 978-7-5398-4219-6

I. ①恶… II. ①勒… ②杨… III. ①侦探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8724 号

亚森·罗苹探案大全集

## 恶女复仇记

Enü Fuchouji

著者: 莫里斯·勒布朗 译者: 杨波

- 
- 出版人: 武忠平  
选题策划: 芦军  
责任印制: 徐海燕  
责任校对: 司开江 陈芳芳  
责任编辑: 张李松  
版式设计: 北京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 袁野
- 出版发行: 安徽美术出版社 (<http://www.ahmscbs.com>)  
地 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  
广场 14 层 邮编: 230071
- 营 销 部: 0551-63533604 (省内)  
0551-63533607 (省外)
- 印 制: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开 本: 880mm×1230mm 1/16 印 张: 10
-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398-4219-6
-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法律顾问: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 | 作者简介 |

莫里斯·勒布朗（1864~1941），法国著名小说家，1864年11月11日出生于法国里昂，一生著有20部长篇小说和50篇以上的短篇小说。就像柯南·道尔造就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样，勒布朗也塑造了法国最传奇的侦探，同时也是史上最负盛名的绅士怪盗——亚森·罗苹。

1905年，在朋友的邀稿下，勒布朗写下了《亚森·罗苹被捕》，发表后取得了空前成功，这使他声名大噪。也正是由于这部小说的成功，奠定了勒布朗不朽的文学地位，也使得绅士怪盗——亚森·罗苹成为正义的化身，经久不衰。

1941年，莫里斯·勒布朗卒于佩皮尼昂，享年77岁。其主要作品有《亚森·罗苹被捕》《碧眼姑娘》《空心岩柱》《虎牙》《神秘住宅》《三十口棺材岛》《水晶瓶塞》等，迄今，他的许多作品销量仍高达几百万册，其中的重头作品《空心岩柱》更是销量过亿，许多故事被搬上银幕，受人追捧。



# 目 录

## 绿宝石之谜

### 古堡惊魂

午夜少女·····	19
贝舒警长·····	31
凶杀事件·····	40
黑影攻击·····	49
三棵柳树·····	59
薛佛老太太·····	67
公证处雇员·····	76
遗嘱内容·····	85
共犯嫌犯·····	97
戴帽男子·····	108
落入陷阱·····	115
哈吾尔反击·····	121
审讯开始·····	128
黄金宝藏·····	136
古人的宝藏·····	142
尾声·····	148



# 绿宝石之谜





“哦，我的奥尔加，真的，你谈起他就像认识他似的！”

奥尔加亲王夫人对女友们微笑着，今晚在她的客厅里，她的朋友们在抽着烟闲聊。她对她们说道：“是的，我认识他。”

“你认识亚森·罗苹？”

“没错，认识。”

“这怎么可能？”

“我认识他，知道他是个喜欢扮演侦探的人，为巴纳特侦探事务所工作。不过，今天可以明确地知道，吉姆·巴纳特和所有跟他侦探社合作的，都只是亚森·罗苹一个人。所以……”

“他欺骗你了？”

“没有！相反地，他帮了我的忙。”

“那么这是一场奇遇了？”

“完全没有！这只是一次半小时的平静交谈，没有戏剧性的情节。但是，在这三十分钟的谈话里，我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位非常不简单的人物。他办起事来，简捷却又让人猜不透。”

大家连珠带炮式地向她提问。她没有立即回答。这个女人很少谈自己，即使是她的闺中密友，也不了解她谜一样的生活。自从她丈夫去世以后，她爱过什么人吗？她美貌动人，满头金发，眼睛温柔湛蓝，吸引着许多男子，她向其中某些人的恋情让步过吗？那些关于她行事



怪异、不合常理的恶毒流言，其中却是好奇多过爱慕。但是，人们其实一无所知，没有什么可拿来说的。

然而，这一天，她却出人意料地感情外露，不用别人太多催促，就掀起了面纱的一小角。

“其实，跟你们谈谈那次会面又有何妨？如果我在讲述中牵扯到另一个人，这个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绝对不会迫使我沉默，我就讲，而且讲得很简短。你们感兴趣的毕竟是亚森·罗莘，不是吗？因此，我只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个偶然事件，你们将明白其全部意义。我先提一段热烈而真挚的爱情——我有资格这么说——他的姓名，你们也都知道：马西·德敏罗。”

奥尔加的朋友们都吓了一跳。

“马西·德敏罗？那个银行家的儿子？”

“是的。”奥尔加说道。

“他是那个伪造货币的银行家的儿子？他父亲在被逮捕的次日，就在桑提监狱的囚室里自杀了？”

“是的。”奥尔加泰然自若地重复道。

她沉思了一会儿，又说道：“作为银行家德敏罗的客户，我是主要受害者之一。马西因为跟我相识，在他的父亲自杀后不久来看我。他靠自己努力工作而致富，打算偿还所有债权人的债务。他跟我要求给他一点方便，这使得他要到我家来好几次。我必须说，这个人对我来说总是讨人喜欢的。他举止端正得体，我很喜欢。而且他为人正直，显然他认为那是很自然的。虽然他没表现出任何局促不安的样子，好像父亲的可耻行为没能对他造成不利影响，但是，从他身上，经常可以感到他处在无限痛苦之中，只要别人的话语中有一点点影射，他内心的伤口就会剧烈疼痛。”

“我把他当作朋友来接待，这朋友不久就变成了情人。他从来没有





暗示过这种爱情，但我看得出爱情在与日俱增。如果他父亲没有名誉扫地，他肯定会向我求婚的。可是现在他不敢向我表白，也什么都不敢做，更不敢问我是否有意。其实，他若要真的问了，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一天早晨，我们在布洛涅森林里用餐。之后，他送我回来，就来到了这个客厅，他看起来很忧虑不安，我把手袋连同我的戒指一起放在一个独脚桌上。接着我顺他的意，坐到钢琴旁，弹奏他喜欢的俄罗斯乐曲。他站在我身后静听着，我猜想他很激动。当我站起身来时，看见他脸色苍白，欲言又止。我注视着他，自己也感到慌乱，我拿起那几只戒指，漫不经心地又戴在手指上。忽然我停了下来，更多地是为了打破这尴尬的局面。”

“‘哎呀，我的绿宝石戒指到哪儿去了？’

我看见他的身子在发抖，惊叫着：‘您那漂亮的绿宝石戒指？’我脱口而出，其实话里并不包含任何其他深层含义。‘是的，那个绿宝石戒指，你很喜欢的那个。’

‘可是，吃午饭时，您还将它戴在您的手指上呢。’

‘没错！但是，因为我从来不戴戒指弹钢琴，我就把它放在这里，跟其他的戒指放在一起了。’

‘它应该还在那里……’

‘它不在圆桌那里了。’

我发现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就打趣地说道：‘算了，后来它上哪儿了呢？没关系。它也许掉在什么地方了。’

‘但是，我们明明有看见它。’他说道。

‘它也许滚到某一件家具底下了。’

我伸手去按电铃，但是他抓住我的手腕，结结巴巴地说道：‘等一等……一定要等待……您要做什么？’



‘叫女仆进来。’

‘为什么?’

‘找那个戒指。’

‘不，不，我不同意。绝对不行!’

他浑身颤抖，神色紧张，对我说道：‘任何人也不要进入这里，在绿宝石找到之前，您和我也不能出去。’

‘可是，只有动手去找，才能找到绿宝石戒指啊，看看钢琴后边有没有。’

‘不!’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这一切都叫人难受!’

‘我的戒指掉了，只要捡起来就行了，没有什么难受的，我们一起找吧!’我告诉他。

‘我请您别找了……’他说道。

‘但是，为什么呢？你解释看看!’

‘好吧!’他忽然下定决心，说道，‘如果我在这里或在别处找到它，您可能会认为是我刚才把它放回那里了，然后再假装寻找。’

我吓得愣住了，低声说道：‘可是我没有怀疑你呀，马西……’

‘现在是没有……可是以后您也不会怀疑吗?’

我知道他的全部心思。银行家德敏罗的儿子有权比别人更敏感、更胆怯。我得给他机会来替自己解释，我知道在我弹钢琴时，他就站在我的身后，离小圆桌很近。此外，甚至当我俩焦虑地互相凝视时，他脸色苍白，惶恐不安，怎能叫我不吃惊呢？要是换了其他的人，就会笑的，为什么他不笑呢？

‘你错了，马西，你那方面的顾虑，我应该考虑。所以，请你先别动!’我告诉他。



我弯下腰，看了看钢琴与墙壁之间，以及写字台底下。然后，我站起来说：‘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马西默不作声，神色慌张。

那时，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又说道：‘你愿意让我去做吗？我觉得我们也许可以……’

‘噢！’他大声说道，‘只要是为了查到真相而做的事，你就去做吧。’他又有点孩子气地补充道，‘事关重大，一不小心，就会把事情弄糟。你要完全有把握才能去做呀！’

我使他平静下来，查阅了电话号码簿以后跟巴纳特私家侦探事务所通了电话。吉姆·巴纳特亲自接的电话，我没有跟他详谈，坚持要他立即赶来我家。他答应尽快赶到。

此后，我们就一直等待着巴纳特私家侦探事务所的人到来，只是，我们不能抑制那种烦躁不安的情绪。

‘我的一位朋友建议我找巴纳特先生’我说道，带着玩笑的语气。那古怪的人，穿一件紧裹腰身的旧外套，戴一副假发，但是特别精明能干。只是似乎应该加以提防，因为他从替顾客服务中讨取巨额报酬。’

我试图缓解气氛，但马西一直不为所动，神色依然紧张。忽然，门厅的铃响了。我的侍女立即来敲客厅的门。我正焦虑着，亲自开了门，同时说道：‘请进，巴纳特先生……欢迎您！’

我疑惑地看着那个正走进来的男人，他和我期待看到的人完全不一样，这使我感到局促不安。他很年轻，穿得雅致而又庄重，看起来很亲切，一副自在的样子。他看着我，比应该看的时间要长，流露出的神态表明我不惹他讨厌。

他审视完毕，就向我弯腰致意，说道：‘巴纳特先生非常忙，因此提议我来代替他。这是件惬意的使命，但愿这个变动不会妨碍到您。’



请允许我作自我介绍：德内里斯男爵，探险家，机会适宜的时候，也做个业余侦探。我的朋友巴纳特也承认我具有某种天生的直觉与敏锐的洞察力，我以发扬这些优点来自娱。’

他讲这番话的时候态度十分优雅，笑容非常动人，使我无法拒绝他。他不是作为一个侦探来为我服务，而是以一个上流绅士的身份来任我使唤。我一边思索着事情，一边习惯性地点起一根烟，然后竟然做出一个不可思议的举动，把香烟递给他，问道：‘先生，您抽烟吗？’

就这样，那个陌生人的到来，缓解了之前客厅的紧张气氛，我也不再焦躁了，客厅里的一切似乎都平静下来了。只有马西仍然面有愠色。我立刻介绍他，说道：‘这位是马西·德敏罗先生。’

德内里斯男爵向他点头致意，他神态平静，似乎德敏罗这个姓氏没有在他的头脑中引起了哪怕一丝最细微的联想。然而，过了一阵子，他向我提了这个问题：‘夫人，我猜想您这里是有某种物件不见了吧？’

马西尽量忍耐着脾气，我漫不经心地回答：‘是的……不过，那一点都不重要。’

‘丝毫不重要，但还有个问题要解决。’德内里斯男爵微笑着说，‘这个物件是刚刚不见的吗？’

‘是的。’

‘太好了！这样问题就简单多了。请问那是个什么物件呢？’

‘一个绿宝石戒指，我刚放在这个独角桌上，同其他的戒指放在一起。’

‘您为什么要取掉戒指呢？’

‘为了弹钢琴。’

‘在您弹琴的时候，这位先生是在您的身边吗？’

‘他就站在我身后。’

‘是在您和独角桌之间吧？’



‘是的。’

‘在您发现绿宝石戒指不见的时候，有寻找过吗？’

‘没有。’

‘那么德敏罗先生有寻找过吗？’

‘他也没有。’

‘在这期间有人进来过吗？’

‘也没有。’

‘是德敏罗先生主张不寻找的吗？’

马西以一种不悦的口气说道：‘是我反对不寻找。’

德内里斯男爵开始在客厅里前后左右走来走去。他迈着小步子，步态无比灵巧轻松。他在我面前停下，对我说道：‘请把您其他的戒指拿来让我瞧瞧吧？’

“我向他伸出了双手，他在仔细检查的同时微微一笑，好像乐在其中，与其说他在作调查，不如说他在玩游戏，自娱自乐。

‘不见得是个很贵重的戒指，是吗？’

‘是的。’

‘您可以讲得详细一点吗？’

‘我的珠宝鉴定商鉴定它至少价值八万法郎。’

‘八万法郎，好极了。’

他显得非常高兴，把我的左手掌翻过来仔细查看我的掌纹，好像要从我的掌纹中找出些什么。

“马西眉头紧皱，显然，这个人的举动使他很恼火。至于我，我本想把手抽出来，终止他令人感到奇怪的举动。但是，他那温柔的动作，不容许我作出最轻微的反抗。这个男人就这样握着我的手，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力气推开他，我就这样顺从了他的权威与举动的影响。”



“不过，我知道他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最起码他已经清楚了事情的大致过程。然后他向我讲述了对于他弄清楚我们这案件有用的、跟我的遭遇相类似的事件的两三个插曲。他不时地看上马西和我一眼，我觉得他在窥探我们在听他讲故事时的反应。”

“我心里是真的十分不满，我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他即使不问我们，也会发现马西对我的倾慕之情和我自己的感情。我感觉得到，马西和我同样紧张。毫无疑问，德内里斯男爵应该是揭开了我们所有的秘密，就像把信纸一页一页地撕开一样，真的很惹人生气。”

后来，马西恼了，气愤地说道：“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我真没看出来……”

“德敏罗先生，使我们聚在一起探讨的案件，跟什么有关系呢？”德内里斯男爵没等马西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我们都清楚这谜语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我向你们提出的解决之法，只有以你们听到这些类似故事时的精神状态为依据，那才是真正的方法。”

“但是，先生，你根本就没有做任何找的动作。”马西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大声说道，“还有，你根本就没有仔细地查找，更没有移动任何的家具，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你的长篇大论并不能使我们看到已丢失的珠宝。”

德内里斯男爵微微一笑，温和地说道：“先生，您是那种十分固守惯常调查程序的人，总是寄希望于具体事实中的真相，但是真相又几乎总是掩藏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在今天，困扰我们的问题，并不在技术或者治安的范围内，而是……属心理学范畴。我所提供的证据不再是乏味的调查结果，而是在于对无法掩饰的心理现象的观察和评价。这种心理现象是特殊的，尤其是在那些敏感、冲动的个性身上，常常会有我们意志无法掌控的行为。”



‘你这么说，就是我有这种行为了?’马西勃然大怒道。

‘不是，先生，这没有涉及您!’

‘那涉及谁呢?’

‘是……夫人。’

‘我吗?’我大声地说道。

‘没错。其实您就像其他女人一样，就是我说的那些生性易于感动但又容易冲动的人。恕我冒昧地提醒，我们没有办法一直保持绝对的自制力和人格的一致性，我们会有双重人格。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的潜意识指挥着我们的本能，引领我们做人行事，连我们自己都无法解释。’

尽管他愉悦地侃侃而谈，丝毫没有卖弄的意味，但是我却开始不耐烦起来，对他说道：‘还请您下结论吧，先生。’

‘好吧。夫人，如果我没有顾及到上流社会该有的谨慎和礼节而下结论，还请您原谅。’他回答道，‘然后，整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一个小时以前，您在德敏罗先生的陪同下回来这里，我想德敏罗先生是喜欢您的，我无意说任何伤害您的话，如果我猜想没错的话，您凭直觉感到他就要向您求婚，这应该是没错的，女人的直觉使您在这点上不会弄错，然而这时却造成了您的困扰。因此，就在您要准备去弹钢琴的时候，您取下了您所戴的戒指——请您了解这句话的分量!——您二位处在我刚才所讲的潜意识当中，尤其是夫人，您所做的事完全是下意识的。’

‘先生，您讲得不正确，我的头脑当时是非常清醒的。’我抗议地说道。

‘从表面上看来，确实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当人情绪激动时，绝对不是完全清醒的，您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也可以说，随时都会作出不由自主的动作，从而作出错误的判断。’



‘总之?’

‘总之，夫人您做了，而且确实做了不由自主甚至连您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动作。这绝对背离了您的性格，更加不合逻辑。因为，就整个事件来看，不论德敏罗先生怎么样，事先，我们都很难相信他会去偷这个绿宝石戒指。’

我十分气愤，激动地吼道：‘我？我做了这种无耻的行为?’

‘哦，不。’德内里斯男爵反驳道，‘是您的潜意识支配着您，使您相信会出那件事，就像是真的一样。超出您的思想之外，您的下意识在您那些不值钱的像许多人们通常戴的假宝石戒指，与您那不是假的、价值八万法郎的纯绿宝石戒指之间作出抉择。这个抉择作出之后，您并不知道，在您放下了戒指，显然是放到独脚桌上时，您不知不觉地把那颗珍贵华丽的纯绿宝石藏在某处，以免被盗。’

他的这种说法让我简直无法保持冷静，我大声叫道：‘这不可能，我一定会察觉出来的。’

‘那么，事实证明，您并没有察觉。’

‘你这么说，这个绿宝石戒指现在在我身上了。’

‘不是，它仍然在您原来放下的地方。’

‘这么说是……’

‘您的圆桌。’

‘您现在可以看清楚，它明明不在那里。’

‘它就在那儿。’

‘什么？上面只有我的手袋啊!’

‘夫人，它就在您的手袋里。’

我耸了下肩膀。

‘什么？手袋里？您胡说些什么?’

他依然坚持。





‘夫人，您请我来是为了找那只丢失的戒指，虽然我现在的样子像个变魔术的，或者说是江湖骗子，但是还是应该告诉您它在什么地方。’

‘它不可能在手袋里。’

‘它不会在其他的任何地方。’

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应该希望宝石就在他说的地方。但是，如果没有在那里，我依然高兴，因为这个男人就会为他的预言或者幻觉失败而感到丢脸。

他示意我打开手袋，我虽然不愿意，但是竟不由自主地服从了。我翻开手袋，一遍遍在装满琐碎物品的手袋里搜寻，绿宝石果然就在那里。

我一时愣在了那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这一刻竟在怀疑这颗绿宝石是否真是我的。的确是我的，完全没有错，那么……那么……究竟我为什么会作出这不寻常的事来呢？这对马西是多么不公平啊。

看见我一脸的尴尬，德内里斯男爵难掩他的喜悦，甚至说，如果他可以更加含蓄地表达他内心的喜悦，那样会更好。此时，他由一位风度翩翩的上流绅士转变为一个激情奔放的职业侦探。

‘没事啦。’他说道，‘这就是我们的本能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开的小小玩笑。这就是内心的小恶魔搞的一个恶作剧。他总是隐藏在不起眼的地方，以致您没有想到应检查一下您的手袋。您四下寻找，甚至怀疑所有人，包括德敏罗先生，反而没有怀疑到您经常放戒指的手袋，无辜的手袋替您保管了戒指，这不是使人不知所措吗？夫人，也许这有些滑稽，但这就是人性中隐藏的阴暗面。我们屈从于内心力量的神秘命令，为自己的感情与尊严而感到自豪，对一贯尊敬的朋友，却毫无顾虑地侮辱。的确，真是让人无语！’